

晨光里的传承

定海一中高二(2)班 杨婷婷

繁星西移的黎明，巷口的青石板还沁着露水。踩着单车拐进弄堂时，张姨早餐店的木门板刚卸下三块，暖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金。我作为传统美食的爱好者，每到放假时总想去学些下厨技巧。

“来了啊！今天不上学，来学手艺啦！”张姨系着靛蓝围裙，正往灶台搬面粉袋。案板上整整齐齐码着青瓷碗，每只碗底都卧着雪白的碱水面。这位江南女子总能把寻常物件摆出韵律感，仿佛她揉的不是面团，而是古琴的丝弦。

“年轻人就该多历练！”此时，后厨忽然传来浑厚的东北腔，刘叔捧着一只掉漆的搪瓷杯踱了出来，晨光在他花白的鬓角镀了层金边。“知道不？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，扛着两麻袋玉米面闯关东……”这位痴迷评弹的东北汉子总爱给我讲故事。

油锅“滋啦”作响，葱香裹着水雾腾空而起。我熟练地给葱段翻面，看它们在滚油里舒展成金丝，这手艺是刘叔手把手教的。他说油温像年轻人的心气——太旺易焦，太凉则腻。我第一次想学时，总被飞溅的油星吓得后退，如今已能从容地在油花跃动间捕捉火候的微妙。

“津门极望气蒙蒙……”刘叔的收音机准时唱起昆曲，他抱着面粉袋在晨光里转圈，布鞋踩出评弹的拍子。“当心闪了老腰！”张姨嗔笑着往他围裙兜里塞茶叶蛋。这对南北夫妻像太极的阴阳两极，把烟火日子过成了流动的诗。

店堂渐渐热闹起来。戴安全帽的工人就着咸菜喝粥，退休教师慢悠悠剥着茶叶蛋……即使是星期日，人们都在按部就班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我热心地穿梭在四方桌间，听见生活在此起彼伏的碗筷声中苏醒。这场景总让我想起早自习奋斗时桌上的一杯热水——同样热气腾腾，同样充满希望。

“叔，你说我之后的高考志愿报哪里好？如果我去外省了呢？”有一天，我问正在和面的刘叔。他停住动作，面粉簌簌落在晨光里。“你看这面团，南方的水，北方的面，揉在一起才筋道。”他眼角的皱纹漾开笑意，“就像你们这代年轻人，带着天南海北的故事，在祖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。”

这句话让我想起去年的社区美食节。那次，社区策划了“南北味道”市集，刘叔现场教大家做玉米面饼。当金黄的

饼子在铁锅上鼓起气泡，张姨用吴侬软语唱着《好一朵茉莉花》，围观的人群立即爆发出掌声。活动让食客们的味蕾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满足，笑着道别之后，大家又投入到各自的生活中去。

生活中，无数像这对夫妇一样的平凡人勾勒了烟火人间的浩渺长河，一片温暖的土地，一群温暖的人，以熹微之光煨暖了人间光景，岁月光阴。

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厨房，我和刘叔研究着新菜单。他坚持要在葱油拌面里加东北酸菜，张姨气得直瞪眼：“你这是糟蹋祖传手艺！”但当真看见食客们惊喜的表情时，她又偷偷往丈夫茶杯里添了勺蜂蜜。这种碰撞与交融，不正是时代赠予我们的礼物？此刻，我不再纠结于日后志愿填报的苦恼，而是相信勤劳勇敢、善于创新的人在哪都会开花结果，当下我该做的便是踏实过好每一天。

今夜闭店前，我发现留言本上多了行稚嫩的字迹：“长大了我也要开早餐店！”字迹旁画着戴厨师帽的小人，手里举着葱油饼和玉米面饼。刘叔戴上老花镜端详许久，转身从柜底翻出个铁盒，里面珍藏着30年前他从东北带来的第一把锅铲。

“该传给年轻人了。”他把锅铲郑重捧在手里手中，金属柄上经年累月的握痕清晰可辨。张姨在旁笑：“急什么？我们还在奋斗年华呢！等我们干不动了……”她边说，边变魔术似的掏出计划书，封面上“传统美食文化传承计划”几个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“上次有大学生来调研，给店里做传统美食的宣传，我相信年轻人只会越来越好！”

走出店门，晚风送来紫藤花香。我望着橱窗里温暖的灯光，忽然明白：所谓奋斗，不过是把每个平凡的日子揉进梦想的面团，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时代的蒸笼里发酵。就像刘叔的玉米面饼遇见张姨的葱油拌面，当年轻的热血浇灌传统的根脉，总会生长出人惊喜的风景。

此刻的江南夜色温柔，明天的晨光里又将升起新的故事。那些在书桌前流淌的汗水，在操场上跳跃的梦想，在碗筷间传递的温暖，终将汇聚成青春最美的模样。因为奋斗从不是孤独的远征，而是无数双手的接力，是把心安放踏实的土地上，让理想在人间烟火中拔节生长。

死生为鉴 俯仰澄明

定海一中高二(3)班 杨知铄

苏轼有词：“叹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。”死亡的长恒与寂灭，像一面无言的镜子，照到生命的焦虑与短暂。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”生命似乎是携着某种义务而来，又抱着一份坦荡与澄明而离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火中取石，隙中叹驹，在生与死的对照中，寻找意义之生、坦荡之死，让俯仰之间变得澄明与安之若素。

死与生本就是人生大事，而生只有永远同死走在一条通途上，二者才互为知鉴。村上春树说：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”生者可知生为何物，亦知死为何事。孔子的一生见证了太多的死亡，青年有才的一众弟子在乱世中亡殁，促使他立下了“向死而生”的志向，从而笔耕不辍，存史集典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所以，唯有看重死的无情，才能辩明生的力量，坚信生的责任，才能告慰死的昏瞑。

马尔克斯认为，世界在用一切方式告诉我们许多事物是不公平的，但唯有死亡与孤独是绝对公平的。人们往往由此观点出发，催生出巨大的焦虑，让生命由主动的接引变为被动的等待，成为“忙着生忙着死”的行役。我们不妨从死的平静中寻找安宁，从生的轮回中发掘快乐。充实而乐天的人生，何尝不是生命意义的一个部分？

史铁生把死亡看作“紧张考试后悠长的假期”，把灵魂从轮椅的禁锢中释放出来，让生命在笔尖清盈地律动。陶渊明呼朋访墓，用“清吹与鸣蝉”代替“亲戚或余悲”，反而找到了坦荡的坚定与勇气。子曰：“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生命境界上的大智慧，就是放下生命的长度，去尽力拓展生命的宽度；人生道路上的大勇气，就是放下等待的焦虑，去迎接永恒的结果。

生命的进取与旷达，不是二元对立的取舍，而是相知相鉴的明镜。因为生映照着死，我们才去进取，用有限的时间收获生命的本质；因为死映照着生，我们不必急于求成，也不应奢靡享乐，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，我们只去求取属于自己的那份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。

我们还能见到多少次满月的升起？在青年的节点上，我们享受着生命的舞动，又叩问彼岸的世界，生死的叩问只在乎思想的境界，不在乎生命的节点。人类最崇高的权利在于为无意义的生命赋予属于自己的意义。站在死生的镜子之间，生命之路才会澄明，投下幸福的影子。